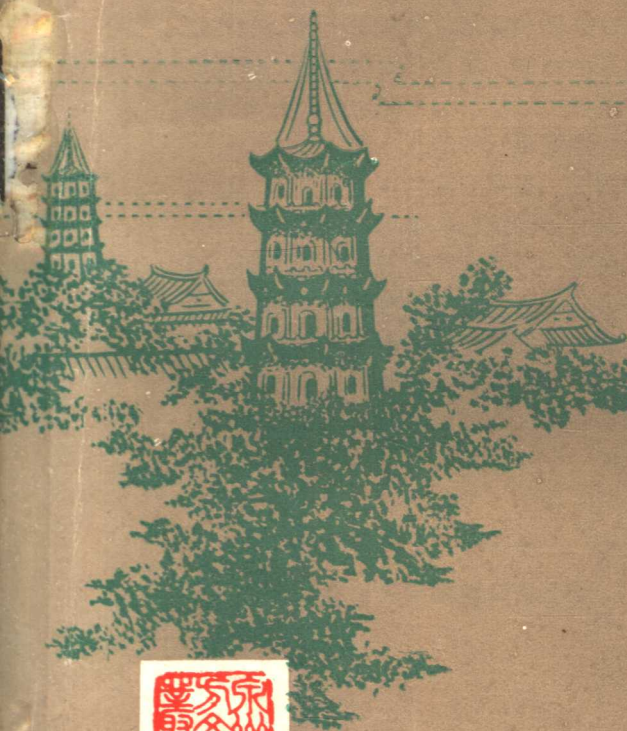


泉州舊風俗資料滙編



泉州市民政局編
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

前 言

古往今来，时序代谢，任何朝代都强调移风易俗。因为风俗关社会元气，系国家纪纲。故自周代开始，便有观风使，以观民风。因此了解某个时代之风俗，就能够了解某个时代之社会制度及政治设施。

泉州秦汉初辟荆榛，晋代衣冠士庶南来，唐时建制而文教勃兴。因处海隅，风气温融，地狭民贫，故人素质实，俗尚俭朴。向学之士，也往出于寒微，登入仕途者，亦大都以礼法为拘，气节为重。凡婚姻死丧，饯遗燕会，宫宝车马，衣服器用，概从省约。

然百姓之习性，系水土之风气，随君上之情欲；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起变化，地方治乱有不同，民之好恶趋向就必然随之。虽说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共俗，但都处于同一时代风尚之内。

泉州曾是海上交通中心，又是多种宗教活动地区，侨居海外人户几乎遍及各个乡镇。各地生活方式，各种宗教仪式，也必然渗透于社会生活中，婚丧喜庆的活动形式，奢侈俭约也时有变化。

保存泉州旧风俗资料，好恶并存，目的在于辩风正俗，观微察隐。时流风轨，乡贤行谊，昭之日月，树为典范。至于颓风恶俗，亦足引为鉴诫。《周礼》云：“除其怨恶，同其好善”。这正是本书付印之宗旨。希望能为社会主义新泉州树新风、除陋俗、起抑恶扬善之作用。

民政工作与地方风俗关系至为密切，故当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同志，把泉州地方风俗资料搜集成编之际，乐意负责审订，並为之付印。

泉 州 市 民 政 局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闽书·风俗	(1)
万历泉州府志·风俗	(3)
乾隆泉州府志·风俗	(6)
金门志·风俗记	(25)
泉州婚礼遗俗	(31)
泉州丧葬风俗记闻	(62)
温陵岁时记	(84)
泉俗激刺篇	(97)
端午节的风俗和传说	(126)
七夕的传说和风俗的述略	(133)
普度的由来及传说	(138)
泉州“普度”风俗谈	(143)
中秋的传说和风俗谈	(151)
泉州的东西佛	(157)
后 记	(172)

闽 书

泉州枕山而负海，田再易园，有荔支龙眼之利，焙而干之行天下。沿海之民，鱼虾羸蛤多于羹稻。悬岛绝屿，以网罟为耕耘。附山之民，垦辟硗确，植蔗煮糖，黑白之糖行天下。地狭人稠，行贾寡出疆，仰粟于外，上吴越而下东广。百工技艺不能为天下先，敏而善仿，北土缁缣，西夷之翫器，莫不能成。妇人芒屨负担，与男子杂作，《隋志》豫章之俗，衣冠之人，多有数妇，暴面市廛，竞分铢给。夫以为不雅，而不知瘠土小民，非是无所得食。行而南，安平一镇尽海头，经商行贾力于徽歛，入海而贸夷，差强贫用。而其地俭于田畴，若夫儿童诵读声闻乎达道，士挟一经，俯首铤心，无所不能，为贫者教授，资俯仰，益壮不懈。是以缙绅先生，为盛于中原文囿。所实有宋家之研，淳化之帖〔夹注：淳化阁帖十卷〕。宋季南狩，遗石刻于泉州，湮地中。久之，时出光怪，析马惊怖，发之帖也。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帖，纳郡庠。岁远剥蚀，其后庄少师氏，复摹以传，今泉中又有两部翻刻者。洛桥之端明蔡君谟碑为名书。君子无仕不仕，无造次辨丽之智，盘辟鞠躬而重为邪。小人帖帖愿谨，自取衣食而已。或为洁曲诋欺，不剖自露。南安去晋江可十里，土壤肥沃，宜瓜蔬之属，荔支之实视晋江差胜。有溪山之观，其人质率尚意气，而皆有邹鲁之风。惠安地少壤多，宜稻三之，宜麦一之。登麦之后，是种番薯，可以支岁。纺织芋有葛屨蟋蟀之风焉。北镇之布行天下。海市曰

輶川，鱗介之所出也。家豢鸡鹅羊豕，可以鬻他郡。村落庆吊，用布帛牲畜五谷为礼。妇人已嫁，为其父母服素三年，若为不忍降也。其君子忠信，其小人俭畏而任恣。德化万山中，地高多寒，气郁岚深，民勤稼穡，种麻苧，妇女专辟绩。园蔬池鱼山果，取自给，弗鬻于市。鱼盐海物自晋江转贩至，其值三之。有杉木之饶，陶型之器，亚于饶九。务本薄末，有古遗风焉。安溪山木清澈，有建剑之象。其土慷慨。涧之水不寤于田，耕耨之力省，粪田者买牛马骨烧之，其谷足以飧郡中。其山产铁，煮铁之民，聚五方民衣食焉，亦能耗谷而鬻警。行贾通于永安、大田，民负盐入鬻之，而皆盗盐也。冬绵夏葛，以为女工。同安朱文公之所过化也，其韵犹在。其君子厉节，而其小人任天。男子力穡，是生吉贝之绵，而女善为布。惰者乃多，博塞而戏。牧猪岛曰浯洲，风沙所生，其民敦俭，士多读书取高第，不成者去而之刀笔。濒海之民，邻于漳界有漳之风焉，疆圉多事，其劲可以收。佳禾之焉，是出竹髥之器。永春于唐为最古，峻岭崇山，属袭崔嵬。民负岩依谷，无村聚。东北高寒，西北诸山，入春尚雪，是生乐山之茶。谷惟稻梗，木绵荔支弗产也。土沃泉膏，率种一斗而收十之六七，馀可食郡中。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，杉木之饶，自苧之布，比弱吴纨。其君子文而小人朴，蓬壶覆鼎以西，其人悍武，居若处女，遇患难提戈赴斗，有燕赵之风焉。

（《闽书》卷三十八 风俗·泉州府）

万历泉州府志

泉以望郡雄宇内，直徵之文献耳。计其广轮之数，视中州巨郡仅能十之二三。封疆逼仄，物产硗瘠，桑蚕不登于筐蚩，田亩不足于耕耘。稻米、菽麦、丝缕、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，惟鱼虾、羸蛤之利，稍稍称饶。民饭稻羹鱼，为甘，于肉不敢羨也。山藪居民，树艺葛芋，机杼所就，与他邑相灌输，而贸易鱼盐，不过饔飧是赖。地利薄，故其蓄聚少。俗尚敦朴，自昔已然。诸诣黉塾市肆者，踽踽一布袍。士以素，庶人以缁，冬夏迭更，聊顺寒暑。殷积之家，制薄縠轻纱为衣，藏诸笥中，值吉礼嘉会始一被体。既散，归而笥之如故。四民各修其本业，居恒绝不为宴集。学子之结社，里闾之过从，其蔬茹皆有限，品无溢设。此嘉靖中年事，不待溯之弘、正以前。斯时也，俭勤瞿瞿，有《唐风·蟋蟀》之意，耕织力本，有《豳风·七月》之意。守经讲礼，有洙泗断断之意。《淳祐志》谓：“儒者笃于自修，宦者安于途辙”。《隆庆志》谓：“士人以礼法为拘，气节为重”。上下三百余年，其流风遗韵，岂甚相远。晋江人文甲于诸邑，石湖安平番舶去处，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，稍习机利，不能如山谷淳朴矣。然好礼相先，轻财能施，曷可少也。南安文教为盛，其巨姓亦最多，意气交尚，与郡城隔十里许，衣履往来，相属不绝。惟长民者，常于衙蠹，费清理焉。惠俗节啬，人知力学，攻苦文辞。数十年前尚未闻有椎剥鬻讼，以捍文罔者，故至今亦称易治。同为朱子过化之

邦，弦诵之声四达，科第近埒于晋邑。其迤西近漳者，性颇悍劲，然义气真率，有事时应募争先，亦一快也。大都附郡南、惠、同三邑，田土山海参半，俗好相近。安溪、永春、德化盘纒山谷间，岚瘴最重，早起蒸雾四合，人如坐甑中，村落迷失。八、九月多发疟疾。其去城市远，耕织外一无所事。儒硕亦斌斌继出，然多世居郡会，不与巢居崖处者为邻矣。吉凶仪节多依朱子家礼，七邑同风。冠礼少行三加，以近于缡也。婚嫁颇尚侈，而善作淫巧之匠，导其流而波之，割裂缁帛，章施采绣，雕金镂玉，费工十倍。且递相夸竞，岁易月更，而不知所穷。居丧之奠，广致亲宾，自堂上及堂下，盛陈簋豆，高堆酥，甚至罗飞走，徒饰美观。既撤奠，则亲宾飧胙，不讳醉饱。即乡村下屋亦视兹为送死大事，以不能致客为羞。郭璞《葬经》，递相肆习，苟冀眠牛白鹤之祥，急则牙角交构，缓则迁延岁月，虽再世不葬，恬然安之，曰以卜吉。此近俗之不古者也。岁时之节，如元夕张灯，端午竞渡，中秋玩月，惟时和年丰，家给人足，聊以自相欢娱。而装饰神像，穷极珍贝，阅游衢路，因起争端。犹醖钱置酒，互相鼓动，日昏酣而不知止，此何为者？且近年以来，生齿日繁，山穷于樵采，泽竭于罟网，仰哺海艘，犹乎庚癸，非家给人足之时，顾物力甚拙，而用度益奢，饮食张具，恣所好美。储无石，衣必绮纨，非然者以为辱。下至牛医马佣之卑贱，唐巾晋巾纱帽巾，浅红深紫之服，炫然摇曳于都市，古所谓服妖也，而其败坏风俗者，尤莫甚于博戏。夫博戏，恶业也，而桓发用之富，货殖传列之与作奸掘冢者同科。今豪家儿自附于雄杰之刘毅，倜傥之袁耽，初拟褫裘，竟成博进，其擅技兼并者，祇以供醴饌之奉，声色之娱，两相负而不知悔。下至无赖子，袖挟铢两，冀幸雉

卢，堕落陷井，坐进衣帻，竟之妄意室中之藏，以分均出。后为仁义者，皆若而济也。而又有骈胁多力之雄，如彪如虎，十百为群，依窟负嵎，一啸蜂集。乃豪家之修怨睚眦者，或用为前茅，以快宿愤，使其辟睨里党间。幸四邻有隙而欲攘为功，此大乱之因也。方今民俗，羯獯等威，无辨群然，以亢鰲为得计，佃农所获，朝登垄亩，夕贸市廛。至有豫相约言，不许输租巨室者。即催科之吏，期会有程，而大猾宿奸，犹且冀政拙于道州，甘桀遁于神策，彼其平日所经营，不过媚奉丛神，酹需酒食而取偿。于是兼所习闻习见，足以恣其雄心耳。大凡人情物态，绳于约则知检，习于侈则邀放，故曰约鲜失，奢则不逊，夫至于不逊，而其祸恶可胜言？知风之自是，在有家者，长民者，早见预图焉。待其溃决而堤坊之，则已后矣。

（《万历泉州府志》卷三·风俗）

乾隆泉州府志

风 俗

有教化而后有人心，有人心而后有风俗。泉自唐以来，席相、常袞倡导于前，蔡襄、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，重以紫阳过化之区，薪传不绝，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，海滨邹鲁之称，厥有由也。然而民风更变，近以十年升降，何常唯杜其渐，大醇不无，小疵盛极，或开流弊，整齐而作兴之机，一动而应如神，今昔宁有异轨耶？作风俗志。

《唐十道志》：清源郡，秦汉土地与长乐同，晋南渡衣冠族多萃其地。

《韩昌黎集》：闽越地肥衍，有山泉禽鱼之乐，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，未尝肯出仕。常袞为观察使，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，袞亲与之客主之礼，观游宴飧，必召与之。时未几，皆化翕然。

《九国志》：晋永嘉二年，中州板荡，衣冠始入闽者八族，以中原多事，无复北向，故六朝仕宦名迹鲜有闻者。

宋王十朋《止讼文》：泉在七闽之中，民淳讼简，素称易治。

《图经》：濒海者恃鱼盐为命，依山者以桑麻为业，大抵皆崇俭朴。

好佛法，重婚姻丧祭，以俭薄为耻。

《张闾集》：泉之为郡，风俗淳厚，其人乐善，素称佛国。

曹修睦《建学表》：地推多士，素习诗书。

淳祐《郡志》：爱身畏法，崇逊耻争。儒者，安于闾里，以漂泊为病；仕者，守其涂辙，以奔竞为羞。

木少桑柘，妇罕蚕织。

谢履诗：泉州人稠山谷瘠，虽欲就耕无地辟；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夷域。

明《蔡文庄文集》：吾泉素称民淳讼简，昔人至以佛国为之号，夫概以佛待泉人。人固有未然者。然即是，亦可以谅泉俗之厚矣。

《黄河清文集》：泉郡宅于山海间。山而居者，岁食其山之入，犹出其余，以贸易于海；海而居者，亦食其海之入，举得而有焉。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也。

王世懋《闽部疏》：其地喜雨而恶旱，田中多置井，立石如表，辘水而灌之。

隆庆《府志》：泉地风气温融，人素质实。凡婚姻死丧，馈遗燕会，宫室车马，衣服器用，旧从省约。故《图经》以俗尚俭朴书之。我朝成化间犹然。昔人号曰佛国，曰海滨邹鲁，良有由然。士夫之家，意气交尚，道义相先，若疾病悉从医药，丧事俱用祭奠，婚姻馈燕，惟求不失礼意。宫室多以故陋为安，声色渐以敛藏为雅。闾閻子弟不厌淡素，闾閻众庶观望就简。国初旧意。庶几复回也已。

泉居八闽之南，山势蜿蜒，不见削刻，海港逶迤，不至波扬。故风土温柔，民情愿恣，习俗敦厚，率以爱身畏法为重，原无较计乖戾之风。

国朝科第文物之盛，彬彬与上国齿。今闾閻山海之间，家诗书而户业学，即卑微贫贱之极，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。故泉中冠裳之士，往往发自寒薄。凡仕宦所至，任事行法，

不善委曲徇人，胶守官序，拙于夤缘，虽有权门幸路，莫能投向，尤耻于面谀而短于辞说，见有脂韦黷、贪污无检者，辄群然鄙贱之，无或强昧其心，苟为党护。盖士以礼法为拘，气节为重，自宋至今犹然也。

《庄际昌文集》：吾泉凤称名郡，人文几争胜字内，摘藻撷华，虑无不家元珠而人拱璧，诗书弦诵之风，达于七邑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泉封疆逼狭，物产硗瘠，桑蚕不登于筐茧，田亩不足于耕耘，稻米菽麦，丝缕棉絮，由来皆仰资吴浙，惟鱼虾羸蛤之利，稍稍称饶。民饭稻羹鱼为甘，于肉食不敢羡也。山藪居民，树艺葛芋，机杼所就，与他邑相灌输。而贸易鱼盐，不过饔飧是赖，地利薄，故其蓄聚少。俗尚敦朴，自昔已然，诸诣黉塾市肆者，蹢躅一布袍，殷积之家制薄缣轻纱，值吉礼嘉会，始一被体。四民各修其本业，居恒绝不为宴集，吉凶仪节，多依朱子家礼。

何乔远《闽书》：泉州枕山负海，有荔枝龙眼之利，鱼虾螺蛤多于羹稻。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。附山之民垦辟硗确，植蔗煮糖。地狭人稠，仰粟于外。百工技艺，敏而善仿，北土缙缃，西番毳毼，莫不能成。乡村妇人，芒屨负担，与男子杂作。士挟一经，俯首殫心，无所不能，为贫者教授，资俯仰，缙绅先生为盛于中原。其君子无造次辨丽之智，其小人帖帖愿谨，自取衣食。

周钟京《省考》：泉比屋弦诵，人文为闽最，地利沃阜。

国朝李光地《修学记》：成宏闻，蔡、陈诸先生励行清修，有进退大节。其时风尚淳朴，闻之长老，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，衣冠不齿也。

黄朝阳《答泉俗问》：或问：“泉俗，每旱暵，辄用素衣冠祷雨，礼欤？”曰：“此亦近于礼者也。”或曰：“礼，月令大雩，帝用盛乐，雩必备乐，如是，安在其可用素服也？”曰：“古者龙见而雩，是雩者，先时求雨之祭耳，岂所论于旱灾之日哉。”按：吾泉地瘠民贫，岁稔亦无储蓄，一季不登，则嗷嗷待哺矣。忧旱剥肤，非具文也。夫礼虽不下及百姓，然当迫切哀吁之际，素衣冠为宜，岂可呵之为不祥乎？

晋 江 县

明郡守程秀民《修学记》：晋江为古名邑，文献甲于海内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晋江人文甲于诸邑，石湖、安平番舶去处，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，好礼相先，轻财能施，安可少也。

李光缙《景璧集》：晋江一都会也。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民俭嗇，畏罪，颇有桑麻之业。

《温陵旧事》：吾温陵人文之盛，晋江一邑与海内诸名邦相抗衡。盖地去中原远，间以峻岭高滩非积居，时逐之所，民无所徵，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，安平镇其最著矣。至于绅士之家，惟书而已。堪舆家云：郡清、紫二山对峙，秀颖甲天下第，二山之支如两垂手，至水口不相管摄，故人文盛而财赋损也。嘉隆以来，士人读书多在开元、承天二寺，寻丈之室，岁僦一金，至于文庙两庑、尊经阁、先贤祠宇及附郭山寺，皆老生耆宿受徒之所，极至十室之内，必有书舍，保贩隶卒之子，亦习章句。当是时，师严而尊学，徒已婚冠为弟子员矣，稍不如矩，跽而受杖。其大乡巨族，则

多为社塾，师徒交励，与郡城埒。万历之戊午、己未，维时何稚孝、李宗谦二先生，并以藻鉴品题天下士，所奖赏为时闻人，掇巍科、登台辅者，未易枚举。郡人士束身修行求所以当二先生之意，二先生亦极相推引，所谓暮得一，旦以告人，如恐其或失之也，士生其间，人人自爱，间有莠莠之辈，揜不与为徒，彬彬乎其邹鲁之邦哉。岁科试，晋邑儒童卷可万余，县送府七、八千人，府送道亦二、三千人，入泮五、六十人，学使者如周讳之训、葛讳寅亮，咸云：“泉郡生儒即三倍其额，尚有不尽收之，恨焉。”

俗朴而淳，士农工贾，各世其业。农夫有至老死不一足城市、不见官府者。

郡以内少行商，其坐贾本甚微，或不能满百金，然乐甚，遇令节芳辰，或歌或舞，无所苦亦无所惮也。盖其时缙绅诸君，人人欲以风轨持世，后又得李文节先生领袖其间，一言一事，无不足为后世法。诸缙绅惟恐有一过当使先生闻之，故其子弟僮仆莫不循循唯谨。迨万历丁巳，文节公逝矣，然而士习民风犹然近古，盖典型尚在，风规未远，习惯自然有若此者。

凡客必坐上位，即郎舅之亲、密熟知友，亦皆上位，主人下位陪之。丙辰后皆东西，无上下位者。

余闻之吾父云：吾祖宦归在万历之壬寅、癸卯，将觴客而问庖价几何。父曰：二星。祖曰：何遂至此？吾公车时才钱二、三分耳！及余所见天启乙丑至崇祯之戊辰、己巳，每席亦二钱三分耳，甲戌遂以两矣，然当时闻之者皆舌桥不下，老人则喟然叹慨，以为怪事矣！

南 安 县

明陈叔刚《重建夫子庙碑记》：南安去郡治最近，号称剧邑，百里之间，弦诵相闻。

《蔡文庄集》：南安多深山峻岭，或行数十里不闻鸡犬声，地可耕者，不能三之一。

隆庆《府志》：南安风习俗尚，大较与晋江同，但南安之人多任质与慇率，晋江之人多好修而文雅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南安文教为盛，其巨族亦最多，意气交尚，与郡城隔十里许，衣履往来，相继不绝，惟长民者常于衙斋费清理焉。

《闽书》：南安土壤滋沃，宜瓜果，其人质率尚意气。

《县志》：南安建自梁天监中，先泉郡而治。风俗最为近古，家诗户礼，颖秀而文，出见上官，多朴讷而短于辞说。民勤苦力作，行贾不出乡。自明嘉靖中被倭毁掠，室庐俱灰，户多散亡，故姓被寇入郡者不复营旧宅，鬻产买牛给佃垦荒，不能复昔之半。

土田硗瘠，物产寡乏，丝絮稻菽之属，由来取给于他方，惟滨海鱼虾蛎蛤，稍稍称饶，一经变故，即鳃鳃然有不克支之虑焉。

惠 安 县

明张岳《县志》：西北多丛山，有竹木、果实、薪炭之饶。田皆逼阡山谷间，导水于高者注之。火耕水耨，伐山为业，农民依崖涧缚茅为屋，植篱以障内外，多者仅数家，田原肥美，无渔盐，末作而用常足，数村会为一保，有警，辄相为应援，故盗贼鲜少。自邑治东北循海东南至洛阳江，村落繁多，田错布原阡，无深溪大泽以溉注之，常病于旱，人勤稼

穡，俭啬衣食，以致蓄藏。随高下燥湿皆为田。旱月，涓滴之水，以死守之，为桔槔机轮以激水者，声达昼夜。桑麻、鸡鹅、羊豕、蔬菹、羸蛤之利，家自力以给岁，商贩以入兴泉。滨海业海，亦不废田事，自青山以往出盐，又出细白布，通商贾辇货之境外，几遍天下。

人知力学，科目日盛，学者谈道理，攻古文辞，不专为时文以应举。民俗爱惜廉耻，畏法度，无敢习斗鸡、走马、蹴踘、酣饮、歌呼及为椎剽、鬻讼以捍文罔，性善弱忍事，少争讼。衣服俭素，无丝紵文绮。村落少金钱，吉凶庆吊，以布帛、牲畜、五谷相馈遗。丧礼主人制服，旁亲皆素幘、凉衫、素带，又以为吊服，惟日月久近，一依古礼，妇人绀麻衣殊裳腰经，父母之丧，亦素服三年。事神唯谨，终无肯舍其子弟入缙黄者。

陈安国《儒学记》：惠安濒海，地瘠民贫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惠俗，节啬，人知力学，工文辞。

《闽书》：惠安地少壤，多稻麦、番薯，可以支岁，游织苧，有葛屨之风，家豢豚、鸡、羊、豕，可以饷他郡，村落庆吊用布帛牲谷为礼。妇人已嫁，为其父母服素三年。其君子忠信，其小人俭畏而任慝。

安溪县

后周詹敦仁《初建县记》：土沃而人稠，风淳而俗朴。

宋黄锐《安溪县诗》：掌地也成田。

明隆庆《府志》：安溪，泉支邑也。其地土沃人醇，素号易治。西北多山岭，民附谷以居，甲乙相失，无复聚落。风气柔而不悍，故民无远逮之狱。盘郁山村，罕诵诗书。冠昏之仪，多循泉俗。桑柘少植，惟种木棉，女工织纡。依山

之户，垒石而耕。人少出赘，贫甚不为僧道。树艺之外，百无能解。商贾百工，艺业咸远，人擅之以有其利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安溪盘纒山谷间，去城市远者，耕织外，一无所事。儒雅亦彬彬继出。

《闽书》：安溪山水清澈，谷之所出，足以餐郡中，其士慊慊。山故产铁，五方民衣食其中，亦能耗谷而丛警。冬棉夏葛，以为女工。

何乔远《旧县志》：穷乡极谷之士，亦饶于文词。

僻在一隅，不广于耳目，浸于慧巧，故其任恣。有溪山畅遂之观，故其民和。田畴阡陇，多在崇岗复岭间，雨露易滋，山泉所注，已足当畎浍，刀耕火耨，力省事倍，故其民逸。

《新县志》：士通经学，倍于往日。严闭户，惜身名。农曩耕于田，今耕于山，若地瓜，若茶，若桐，若松杉，若竹，凡可供日用者，不惮陟巖岩、辟草莽，岁计所入，以助衣食之不足。闺闾巾幗，勤女红，务节俭，皆能以礼自守。

同安縣

明隆庆《府志》：同安自朱子薄邑以来，礼义风行，习俗淳厚。士多颖异能文，以气节自励；其民亦守分能任，真性无矫饰，男子力稼穡，妇女皆勤纺绩。东方地硤，民多贫，能习劳苦。浯洲居海岛中，有风沙之苦，其俗尤敦俭素，业儒者多，科目恒不乏人，最下乃精习法律耳。西方地腴民逸，亦不至怙侈。巫覡浮屠，间亦用之，但儒者亦多不惑，祭奠用朱文公家礼。

万历《府志》：同安弦诵之声四达，科第近埒于晋邑。